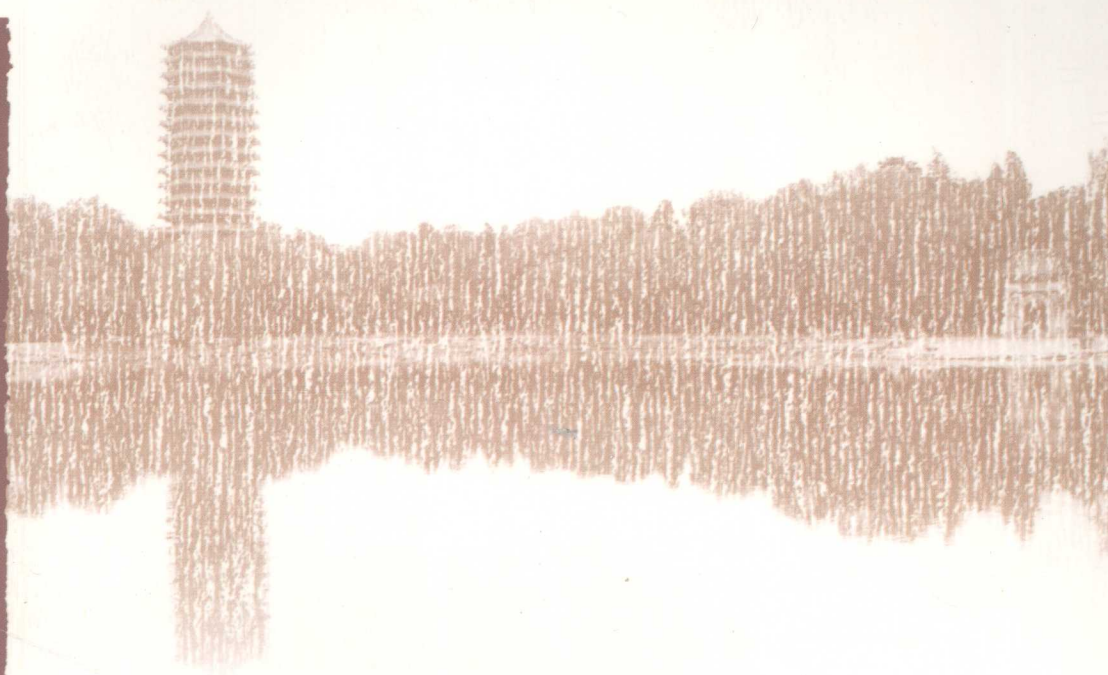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楼钟声 燕园柳

谢冕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谢冕 著

红楼钟声 燕园柳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楼钟声燕园柳 / 谢冕著. —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.5
(燕园记忆)

ISBN 978-7-301-13612-6

I. 红… II. 谢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8309 号

书 名: 红楼钟声燕园柳

著作责任者: 谢 冕 著

责 任 编 辑: 于海冰

封 面 设 计: 海云书装

版 式 设 计: 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13612-6/G · 2331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w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220 千字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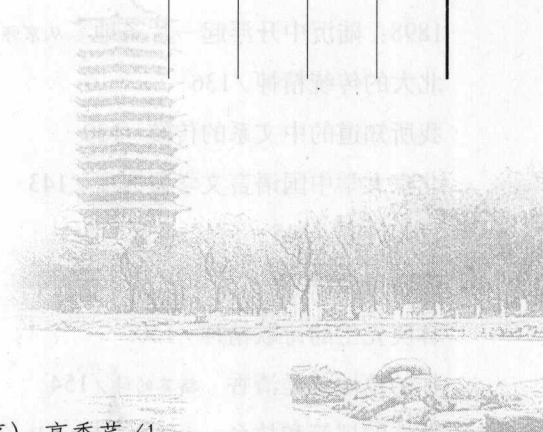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4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fd@pup.pku.edu.cn

目录



素描（代序） 高秀芹 / 1

初进燕园 / 12

永远的校园 / 18

这圣地的魅力 / 24

湖畔的雪泥鸿爪 / 28

依依柳岸 / 43

北大遗事 / 49

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/ 53

难忘的岁月 / 62

恒久的光明 我和北大图书馆 / 68

湖畔的“新风景” / 73

我的西郊生活 / 77

多情最是此湖水 /80

年年此夜 /86

一百年的青春 /92

1898：陆沉中升浮起一片圣地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/97

北大的传统精神 /136

我所知道的中文系的传统 /139

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/143

百年诗心 /145

燕园诗会 /148

林庚先生的诗歌精神 /150

你的草地总是清香 骆英的诗 /154

新诗的摇篮和故乡 我的北大诗歌记忆 /158

怀念蔡元培校长 /182

陌生而又熟悉的镜春园七十六号 记王瑶先生 /186

垂花门前的追念 记吴组缃先生 /191

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 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 /195

先生本色是诗人 记林庚先生 /199

厦门寻踪 本文为纪念林庚先生赴厦门大学任教 70 周年而作 /204

金克木先生的文采 /208

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记陈贻焮先生 /221

那些日子里的欢乐和痛苦 怀念温小钰，为我们的青春和友谊 /228

怀念林昭 /234

无言面对死亡 祭余树森兄 /237



挥之不去的怆然 为韩国苏秉锡君作 /240

痛别文超 /245

平安夜话 /248

无悔的青春 读廖东凡《我的西藏故事》有感 /250

思念海子 /255

不死的海子 /258

宴会致辞 /262

青春、理想、进步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毕业 30 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/264

世纪的约会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毕业 40 周年庆祝会上的致辞 /267

坚守精神高地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、硕士研究生迎新会上的讲话 /270

富有的是精神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7 级迎新会上的演讲 /272

治学的根本是勤奋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0 年迎新会上的讲话 /277

逆境使人坚持不屈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1 级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/281

成熟是真正的青春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0 级、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

1980 级毕业 20 周年庆祝会上的致辞 /2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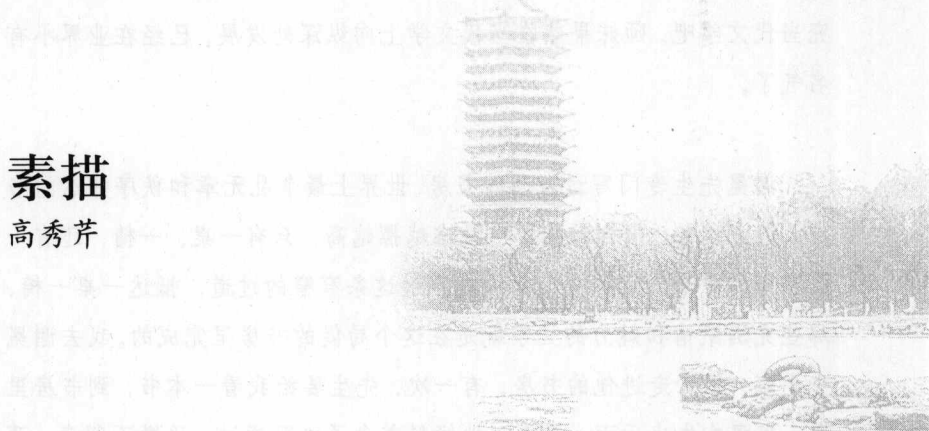
校园里的缅桂在开花 林庚先生赴厦门大学任教 70 周年纪念会开幕辞 /287

在北大第 12 届未名湖诗会上的发言 /289

诗人的职业 在北京大学“罗门蓉子文学创作座谈会”上的发言 /292

素描

高秀芹



我觉得总有一天也好好写写谢冕先生，我放弃了很多片段的表达，我想细密而绵长的回忆谢冕先生，把那个激情的灵魂捕捉到我的纸上，一点一点，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着这一天。

谢冕先生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却喜欢看学生抽烟，喝酒，我们的聚会于是就显得勃勃有力。谢冕的名言是：女士抽烟增加魅力，男士抽烟减少风度。谢冕用这种带有幽默和趣味的叙述营造了一片自由、自在、平等的空间，没有等级，没有长幼，与民同乐，一派天然。我们那时不仅吃遍北大的周边饭店，还审时度势地向外发展。我有一师妹在这中间属于出类拔萃者，谢冕先生半

开玩笑半正式地对我师妹说：你就专门研究北大周边餐饮业吧，可以带博士了。后来，随着北大周边餐饮业的凋谢，再加上师妹又专攻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，我们在北大周边找不到可口的饭馆了，问题大了，谢冕先生和我们一起声讨师妹：荒疏学业，吊销饮食业的博士，让她好好研究当代文学吧。师妹果然在当代文学上向纵深处发展，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了。

谢冕先生专门写过自己的书房，世界上最杂乱无章和秩序井然的书房，杂志和书，报刊和挂历一堆堆越摞越高，只有一桌、一椅，还有一条窄窄的走道，谢冕先生每天就穿过这条窄窄的过道，抵达一桌一椅，那些充满激情和魅力的文字就是在这个局促的书房里完成的。我去谢冕先生家，很少走进他的书房，有一次，先生要给我看一本书，到书房里取，我跟在先生后面，我小心地倾斜着身子方可通过，稍微不留意，两旁的书就噼啪啪落下来。我们经常劝谢先生把用不着的东西处理一些，空间实在太小了，谢先生说，都有用的，我要查一个东西，很方便。原来这些看起来杂乱的东西都以内在的秩序呈现着自己，只要先生要用，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他们。

很多年前谢先生家养过鸟，其中一只是从外面拣回来的受伤的鸟，谢先生和师母小心地照顾它，使它一天天健康起来，一天天富有生机，先生曾经放它走，它竟然流连忘返，留在这个小小的笼子里。我们去了，就听到它很高兴地唱歌，先生就过去跟它打招呼，别兴奋了，吵着客人了。有时候，先生开玩笑说，它成天叫个不停，也不疲倦，不见老，就像邢质斌，于是鸟的绰号就叫了那个大名鼎鼎的永远青春的播音员邢质斌了。我问先生，您为什么不养狗或者猫？先生富有情感地说：不敢养，



承受不起，就是鸟有个三长两短我都要惦记着，情感上很受牵连，如果是那些富有情感的猫和狗，哪里承受得起呢？

我是1995年来读谢先生的博士生的。我与谢老师的机缘，不像师兄师姐那么早，就像父母最小的孩子，从有记忆时起父母就老了。我认识的是20世纪最后几年里的谢冕先生，与前几年的盛大而热闹的门庭相比，现在多多少少有点寂寥。好在当时谢冕先生主持了每周一次的批评家周末，当代文学的研究生、博士生一起讨论当前的文学现象，重新解读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著作，但是，那份热闹多少有一份文化英雄的悲壮色彩，大幕很快就要落掉，谢冕先生的周末文学行动多少带点无力回天的英雄色彩。当时的规定是在退休之前要把博士生送走，不要遗留滞后、拖泥带水的工作。本来照谢冕先生的年龄，他可以在我之后再招一届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谢冕先生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，他恪守规则，一丝不苟，他坚决不招了，我竟然成了他的关门弟子。

我的上面是一大堆声名远扬的师兄师姐。我就像那个最不成器的小孩子一样受到先生的呵护，我们师门聚会，浩浩荡荡一大群人，喝酒，抽烟，纵横无度，谢先生很高兴地看着我们，我们乐，他也乐，他喜欢看着我们快乐。师兄让我抽烟，我说还不会，师兄不让，说导师说了，女士抽烟增加魅力，不抽烟，不让毕业。我求救地看着先生，先生说，下次吧，好好学。等我毕业后，我们再聚会，有人起哄我没有抽烟，先生就大笑着说：还不会？你是怎么蒙混过关的？

但是，在大的事情上，先生又是一个绝顶认真的人。我参加的所有的学术讨论会，有时自己觉得不是很重要，或者很忙，就在心理上有所

疏忽，以无所谓的态度将就。但是，对于先生却不是这样，只要他参加，只要他发言，不管多忙，多仓促，他都会把发言的内容很认真地写下来，有时甚至是在一张小纸片上。他都是很认真地写下自己的体会和意见，哪怕很短很短，哪怕只是只言片语，他都很认真地对待。他的发言也总会有那么几句话让人很振奋，好像听了一个沉沉的下午，才有了一声惊雷从远方响起。先生的发言永远是富有激情的、让人振奋的，因为除了情绪的感染力，还有更深挚的情怀，来源于对世界和人生的宽广理解，对文学的理想信念，对生命的悲悯和宽容，那种赤子之心和坦荡胸怀彻底照亮现实的灰暗。

先生爱笑，笑声很通透响亮，一点没有灰尘，是那种穿透力很强的笑，一个很小的玩笑，先生都会爽朗地大笑。在他的周围，我们被感染了，因为这明亮的笑，整个世界亮了起来。在他面前，我们这些学生简直可以无法无天，恣意快乐，先生喜欢我们在他面前完全地放松和舒展，他看着我们跳来跳去，无所顾忌地评价文坛。作为一个最高学府最有影响力的导师之一，他给予了我们无限的自由。有一年，我们借着先生大寿，我们一帮弟子聚会，每个人谈与先生的相识和感觉，我的师姐张琰的话特别有意思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张琰，她比我高好几界，她毕业后先去了电影学院，后来做电影合拍等文化产业，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。她毫无顾忌地走到先生身边，拉着先生的胳膊，很动情地说：先生，80年代那会你多有魅力呀，用现在的话说是多酷呀，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词，就觉得你特牛逼。张琰一说完，先生第一个大声笑起来，我们也大笑。

可是，在一个人身上把这么多很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统一在一起是



一个奇迹。他单纯而又复杂，豪情而又节制，激情而又严谨，乐观而又悲悯，率真而又谨慎，能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而又不世故，浪漫的诗人气质与深刻的现实洞察力有机相融。要做到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，先生却很自然而轻松地做到了。先生的为文很高妙，为人也是如此，他有生活的无限智慧，他是一个大气而博大的人。

在行为上先生几乎近于完美，他几十年坚持跑步和洗冷水澡，这是一种怎样的修炼呀。我自己是一个做事情很没有持久力的人，许多事情朝令而夕改，对于锻炼能坚持一个星期就是一种很大的定力了，总是给自己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无力坚持而松懈。就是几十年坚持的这两种形式让人顿生敬意，把一种事情坚持到底的韧劲在先生身上竟然毫不费力。

这就是谢冕先生，他能化解生活中所有的琐碎与无聊，在有限中创造无限，在限制中营造自由，在悲哀中感觉快乐。

我经常想，假如北大缺少了谢冕先生，这块天空会丧失很多的东西，他的身上传承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品质，接续了“五四”以来的北大精神，忧患意识，悲悯情怀，道义感，积极介入现实的勇气，他的声音是那么响亮，他的激情是那么昂扬，他的情怀是那么高远，他就这样在北大以外的中国文坛施加着广泛的影响力。20世纪80年代，整个是谢冕的年代，先生就像一面朝气蓬勃的大旗挥动在中国文坛上，一面青春和诗意的旗帜，像“五四”精神一样昂扬和令人振奋。多少文学爱好者从中国的各个角落里涌到这面大旗周围。文学和诗歌的旗帜在北大高高飘扬，它的总旗手就是谢冕。可惜的是80年代末我还在外省的大山里读书，根本无法领略到先生的风采，这些对先生的认知只能通过别人的叙述和想象来完成了。现在，旁观人的描述都几乎有些神话了，据说有

一些文学青年从老远的地方背着干粮，彻夜不眠地坐着火车，怀着对文学的梦想，来到北大拜见谢冕先生。在现在这个世俗的20年后追忆这样的盛况真的如同一个神话了。当然，神话本身是有问题的，我们也不希望还在塑造神话，重要的是透彻、清醒、反思后还有乐观的境界。

用谢冕先生描述他的本家谢冰心的话是“我们共同的一个海洋”，我想这句话同样适合于他本人，也适合于正要过110周年校庆的北京大学。北大是个海洋，就在于它的博大和丰富，北大精神是什么，也不是用一句话可以描述清楚的，既是自由民主，也是爱国进步，还有兼容并包，还有青春。谢冕身上有着不同侧面的北大精神，但是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青春、自由。他就像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一直散发着迷人的热情，他是动的，热的，感觉的，新生的，感染人的。一个学校经历了一百多年还具有这样的青春气质，一个人经历了70多年的苦乐人生还富有生命的活力，都是一种天赐的福气和习来的品质。

当然，谢冕先生的单纯绝对不是简单，而是一种极具魅力的高妙境界，在极简单和极复杂之间好像有一种自然而隐秘的秩序，有的人一直在细密的复杂里绕圈子，有的人一直在清浅的简单里，先生修道天然，跨越了这些俗人设置的屏障，再宏大的事情先生处理起来如同日常生活，再简单的生活先生也能享受到诗意。“游刃有余”这个词语如果不含有技术型因素，而于德行和性情，对于先生来说是再准确不过了的。

我说了这么多关于谢冕的片面的描述，也许，这样的描述只与我本人有效。

还是说说谢冕的散文吧。绕了一个大圈终于绕到这个题目上来了。



还是在编选谢冕的“一个人的”北大散文时，他就嘱我为之作序，怎么写都行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，这就是先生的“自由”。我说了那么多个性化的谢冕其实也是为了呈现他的散文的性情。

谢冕的散文自成一体，既不是那种以学识入文的学者散文，也不是浅唱低吟的趣味散文，更不是那些结构匀称的“散文体”散文。谢冕的散文就如同他的人，自在，性情，饱满，迷人。他喜欢用热度很大的富有弹性的词汇，比如青春、激情，他的文辞富有诗歌的节奏和旋律。写北大的散文有许多许多，但是，能让人咏颂的，还是谢冕叙述中的北大，随意摘取几段：

他笔下的北大精神：

这真是一块圣地。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。丰博的学识，闪光的才智，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，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，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。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。

他笔下的未名湖：

长记那湖畔柳荫度过的每一个日子。长记那花神庙边午夜的情语，长记那荷花池旁傍晚的幽约，长记那月下花前，一圈又一圈的环湖漫步，人生，事业，友谊，爱情，我们总有不竭的话题。记得那年初进燕园，相约几个刚刚相识的朋友，定中秋之夜湖畔观月。几杯新酒，若干小酌，把酒临空，望塔边的月轮，晶莹澄澈，清绝寒冽。若有若无的远近灯火，如幻似梦的笑语笙歌，那水，那湖，那树，那花，那飘浮在空气中的青春气息，那种道不明、说不尽的诗意和梦想的思绪，有点隔，有点远，又有点空茫，但却是那样实在和久远。这一切如今已融入了我的血脉之

中，它将与我的生命相终始。

他笔下的林庚先生：

林庚先生是北大的骄傲。他的学术操守，他的人格力量，始终代表着北大的传统精神。他默默住在燕园平静的一角，不与世隔绝，却与世无争；虽然身居深院，却总是心忧天下，萦怀于万民的忧乐。林先生平生自奉甚严，淡薄名利，视功名如草芥。他始终坚守他的布衣精神，以平常心，做平常事，过平常的日子。他名满天下，著作等身，培养了无数弟子，却依然清清雅雅，浅浅淡淡，一副平常居家的样子。

他笔下的北大新诗：

北大参与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化的全部进程。新诗的历史上印记着北大鲜明的身影。胡适是一个光辉的起点。红楼的一面普通的窗子里，传响过“冲决历史之桎梏，涤荡历史之积秽，新造民族之生命，挽回民族之青春”的呼声。它传达了青春中国的浪漫诗情。北大拥有一批最早也最具实力的新诗的实践者。在西南联大，在闻一多、朱自清、冯至讲课的教室里，也在穆旦、杜运燮、何达他们读诗的草地上，那里的活动铭刻着20世纪40年代艰难环境中可贵的坚持。50年代有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，这里发出“是时候了”的呐喊。80年代有一个诗的狂欢节，一位年轻诗人以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歌唱为新时代作证。

谢冕先生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诗人，一个北大的诗人，他敏感而不脆弱，富有激情而有责任，他的诗人气质表现在他对细小事物的敏锐感受，对平常事物的特别体验，我们在他的文字中很容易找到那些闪亮的语词，即使是学术性很强的文章里，我们也能发现里面深藏的诗意。有人用散



文写诗，谢冕先生是用诗来写散文，写他深爱的北大，写他深爱的诗歌研究。

谢冕先生写了很多散文随笔，这个集子可以算作他献给母校北大的一首散发着生命活力的赞美诗。从文章内部的逻辑可以看出文章的基本脉络，一部分是他眼中的未名钟声燕园柳，燕园的纯粹的美；一部分是写北大的新诗和新诗的北大，红楼的诗意的诞生；一部分是他在北大的演讲，这是在北大的富有诗意和激情的声音，北大的学生倾听着这种“青春的北大”的声音走进和走出北大，这是北大精神传承的一部分，那些有幸听到谢冕先生声音的北大学生是幸福的。

当然，还有这样的无声而鲜亮的文字。

这就是谢冕先生的散文。



这里仿佛是奇异的磁场，似乎总可以摄选那些飘浮的东西而为深沉。青春的骄傲，浪漫的奇思，热情的憧憬，因苦难和理性的浸淫而化为沉甸甸的思考。